

积

薪

园

随

中国古代文学：文献与理论研究

楚辞美论

颜翔林◎著

学林出版社

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系列研究丛书

I207.223/1

楚
辞
美
论

颜翔林◎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楚辞美论 / 颜翔林著.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1.4

ISBN 7 - 80668 - 025 - X

I . 楚 ... II . 颜 ... III . 楚辞 - 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347 号

楚辞美论



作 者 —— 颜翔林

责任编辑 —— 曹坚平

出 版 ——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 (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印 刷 —— 上海市印刷十厂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11.125

字 数 —— 25 万

版 次 ——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3000 册

书 号 —— ISBN 7 - 80668 - 025 - X/I·5

定 价 —— 18.00 元

水调歌头 (代序)

钟振振

濡笔瘦洪泽，
苍墨浅潇湘。
澄江一练娟静，
裁作纸千张。
写出三闾孤独，
写出九歌芬馥。
沉醉总痴狂。
美到死生际，
日月与争光。

子颜子，
一簞食，
一瓢浆。
陋居不改其乐，
嗟尔祖风长。
四载情同足手，
四载谊兼师友，
临序却彷徨。
蠡测管窥耳，
沧海固难量。



水调歌头(代序)



目 录

水调歌头(代序)	钟振振(1)
----------------	--------

上编 诗人研究

一、孤独的行吟者	(3)
1. 帝高阳之苗裔兮	(3)
2. 颜色憔悴,行吟泽畔	(9)
3. 鸟飞反故乡兮	(15)
二、香草美人——恋美情结	(22)
1. 自恋与他恋	(22)
2. 屈子之恋:美人·美政·美物·美神	(30)
三、痴狂的人生境界	(53)
1. 沉醉的诗意人生	(53)
2. 天问与自问:天地自何处来? 氏族与国家自何处来? 我们从何处来? 我们是谁? 我们向何处去?	(56)
3. 悲莫悲兮生离别:放逐·远游·求索	(67)
四、生与死的对话	(72)
1. 诗意地思:神游——超死的工具	(72)
2. 诗意地死:自沉——审美的永恒生成	(85)

下编 文本研究

- 一、生命与美交织的神话空间——《离骚》研究…………… (95)
- 二、诗与思 语言与神话——《天问》研究…………… (131)
- 三、巫术与宗教 音乐与舞蹈——《九歌》研究…………… (155)
1. 五音纷兮繁会…………… (155)
2. 举长矢兮射天狼…………… (161)
3. 华采衣兮若英…………… (168)
4. 美要眇兮宜修…………… (176)
5. 目眇眇兮愁予…………… (185)
6. 乘清气兮御阴阳…………… (194)
7. 秋兰兮青青 绿叶兮紫茎…………… (202)
8. 乘白霓兮逐文鱼…………… (211)
9. 余处幽篁终不见天…………… (220)
10. 子魂魄兮为鬼雄…………… (226)
11. 春兰兮秋菊 长无绝兮终古…………… (233)
- 四、梦幻的痴情 生命的悲剧意识——《九章》研究…………… (240)
1. 生命的独白:美善合一…………… (240)
2. 奇服长铗 青虬玉英…………… (249)
3. 痛苦情绪的艺术生成…………… (257)
4. 孤独的飞鸟…………… (263)
5. 死亡本能…………… (270)
6. 美人之恋…………… (278)
7. 回忆与想象 历史与现实…………… (283)
8. 后皇嘉树 生南国兮…………… (291)
9. 与古圣对话…………… (297)
- 五、悲剧命运和诗意人生…………… (306)



1. 外陈四方之恶 内崇楚国之美	(306)
2. 龟甲与蓍草:命运的交响曲	(312)
3. 旷达与超越: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 皆醉我独醒	(316)
4. 悲秋之祖	(323)
5. 绿叶素枝 青黄杂糅	(332)
6. 理性美与感性美的和谐	(340)
作者附记	(345)
作者补记	(347)



上 编

诗 人 研 究

一、孤独的行吟者

1. 帝高阳之苗裔兮

屈原，“衣被词人，非一代也”。^①他是古老东方诗国第一株浓荫常绿的神话树，是华夏民族精神深处的生命永恒的审美空间，也是浪漫瑰丽、神秘玄妙的绵延流长的楚文化之河的原初雪水。我们之于他的崇拜是双重的：既沉醉于他绮靡伤情、朗丽哀志、奇诡惠巧的艺术杰作，感叹他之于历史、生命、美、价值、信仰的深刻穿透力的直觉领悟，之于现象界最敏感直观的心灵洞察；又赞赏他独立不徙、秉德无私、爱国忧民的实践意志和崇高人格，折服他九死未悔、上下求索、赴湘怀沙的充盈不屈的伟大精神力量。毋庸讳言，屈原在集体无意识的民族心理结构中，已成为一种文化的偶像和神圣的精神信仰。在文化哲学意义上，这个文化偶像和精神信仰，在种族的延续过程中，无意识地潜隐在它那个文化圈的普遍的生命个体中，成为最深厚的文化之根和强大的价值力量，并且上升为一种普遍有效的共时性的伦理原则和客观化了的价值标准，可以决定整个文化链条的延伸和全体民族的精神走向。同时，它附庸着的审美经验和审美理想甚

◇
◇
一、孤独的行吟者
◇
◇
◇

^①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

至可能先验地决定后代人对于人生与艺术的判断和选择、创造和欣赏。

对于屈原的阐释活动,必然是阐释者依据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的主观理解活动,这种阐释必然包含主体的“误解”和“偏见”,本人主要致力于屈原心理情结的分析,试图了解和阐释这种情结的文化学、心理学、美学意义以及它与文学创作的潜在关系。

荣格在使用语词联想测试所进行的研究过程中,最早发现到情结的存在和心理功能。在他看来许多心理内容聚集在一起形成心理结丛,这就是“情结”(complexes),它是个体无意识的重要的和有趣的特征之一。荣格认为,情结“并不一定成为人的调节机制中的障碍。事实恰恰相反,它们可能而且往往就是灵感和动力的源泉,而这对于事业上取得显著成就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一个沉迷于美的艺术家就不会仅仅满足于创作出一部杰作。他会执著于创造某种最高的美,因而不断地提高其技巧,加深其意识,并从而创作出大量的作品来。”^①他又认为,对于美的追求必须归因于强有力的情结,而微弱的情结则限制了一个人只能创作出平庸低劣的作品,甚至无法创作出作品。情结在心理学意义上可能起源于童年时期的创伤性经验,也可能是成年时期欲望被抑制而形成的心理焦虑,它可能具有非正常的略有变态的心理性质,但无疑对于艺术创造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在文化学意义上,人是文化的直接果实,是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ism),是一系列世代承袭的风俗、行为、礼仪、宗教、语言、神话、道德、制度等文化结丛的心灵性的外化。而作为精神性的核心结构——情结,又是无数文化质点碰撞和聚合的必然产物。但表现在某一个文化因子上面,因为个人的后天经验、生活遭遇

◇
◇
◇一、
孤独的
行吟者◇
◇
◇

① 霍尔:《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8—29页。

的不自主性而呈现出偶然性的特征。因此,情结被置放在一个网络型结构中,它受历史、文化、心理、个体与群体、意识与无意识等等因素的制约与限定。我们尝试通过对于屈原心理情结的分析,以希冀对他以及金相玉质的楚辞作出进一步理解。

在艺术史上,这似乎成为一般的公理,伟大的艺术家总是呈现为明显的孤独动向,孤独成为不可抵御的心理簇丛,附依在艺术创造主体的内部。孤独不仅仅是导源于精神家园丧失所造成的创伤性的经验,也并非像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的“意味着无助”,是“强烈焦虑的来源”。孤独包含着深刻有趣的矛盾的二重性,一方面孤独是精神信仰的深刻危机,所伴随的是心灵界的孤立无援,在现实人生上与社会群体产生隔膜,被冷遇和歧视以及难以理解他人和被他人所理解,其结果是沦落为一个被抛掷的设计,这无疑是“存在之家”的丧失和强烈焦虑的来源,造成精神的痛苦和空虚;另一方面,孤独又是精神界有意识的沉醉对象,是想象力借助于审美体验的自由解放,属于心灵的超越于世俗之上的高蹈和漫游。许多艺术家喜爱寻求孤独,期待凭借于它达到精神的虚静、心灵的空寂,从而逃逸于“畏、烦、死”的痛苦魔圈之外,获得审美与艺术的自由领悟和创造。

艺术家偏爱选择孤独的境地和心绪,在特定的时间段,如在瞬间体验的审美过程和艺术构思过程,可以获得心神的狂欢通达,达到想象力、领悟力的极大释放,使灵感降临到身上。这无疑也属于美与快乐的体验,非常人所能企及。因此,不能简单地以焦虑、痛苦等内容去限定孤独。从美学的视界看,无论是被给定的孤独或者是自由选择的孤独,也无论它给艺术创造主体带来痛苦或快乐的情绪体验,但都是积极的心理的驱动力和张力。孤独的“痛苦”,可能伴随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强大压抑,这种压抑则会迫使艺术家以艺术的创造活动来抗拒或逃避它,获得心灵的救渡和逍遥,他从而在一个虚拟的艺术世界获得自慰性的同

情和理解,在创造力的释放和审美的直觉中摆脱孤独的魔影;而孤独的“快乐”,则必然携带着心灵的宁静安逸、自适超脱,主体有意识寻求孤独的心境,或者更多情形下是无意识非自觉地滋生孤独的情结,它可能导致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和谐以及最大程度的释放,而此时所进行的艺术创造活动则可能伴随强烈的虚无化的审美体验和更为自由、更丰富的精神冲动。

参照上述之于孤独的界定,我们考察屈原这位伟大的楚国诗人则不难发现,他的孤独情结来源于先验和后验、无意识和意识、群体和个体的这种对立统一两个层面。从前一个层面来看,楚国是一个独立而相对封闭的地理区域,在这个文化圈里形成了楚民族独特的神话系统为中心的一整套宗教信仰、行为模式、风俗习惯、语言乃至思维的文化定势。它们作为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s)的潜在意象成为一种稳定的人文心理结构而世代相传,这是一种先验的图式被存储在民族群体的生命形式之中,它以无意识的方式复制在每一代乃至每一个人的记忆机体之中。

然而,中原诸国对楚国怀有本能的偏见,甚至带着以地域为价值标准的冷漠和敌视的情绪。《国语·晋语》云:“楚为荆蛮,置茆菴,设望表,故不与盟。”《国语·郑语》说它:“𤣥始之蛮。”《诗·鲁颂·閟宫》云:“戎狄是膺,荆楚是惩。”在中原民族的视界里,楚民族是荒蛮的“披发左衽”的未开化民族,是天生的被征讨对象。楚民族在一个相对被隔离的地理状态和文化状态,发愤图强,艰辛创业,以获得自我的生存和价值、尊严和理想。《左传·昭公十二年》载,令尹子革对楚灵王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筰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左传·宣公十二年》晋栾书云:“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训之以若敖、蚡冒筰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史记·货殖列

◇◇

一、孤独的吟咏者

◇◇

传》载：“楚国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羸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在这个丰饶而偏僻、孤绝而独立的自然环境中，楚民族以其坚强的生命意志、宗教虔诚、理性信念，逐渐建立以本民族为主体的氏族国家，同时也自然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模式和文化情境。楚民族在与中原诸民族的文化碰撞中，不同文化的聚合和互渗是隐性的、情性的，处于次要的地位，而对于自我本土文化的维护是显性的、积极的，处于统摄的位置。《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縶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语范文子。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忘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从这则记载，我们可以窥见楚民族“独立不徙”的对本土文化的神圣信仰，这是典型的“橘文化”的特征。地理的相对封闭导致文化呈现出自律而顽强的独立性，而文化的独立性则又逻辑生成了楚民族的近乎集体无意识的孤独感。他们自称荆楚蛮夷，被发文身，雕题黑齿，“被薜荔带女罗”，“乘赤豹兮从文狸”，在文化心理上具有稳固的质的规定性和强烈的排斥外来文化的内在张力。因此，在历史文化背景上，楚民族属于先天设定的孤独民族，也是富有强烈的孤独情结的民族。这形成了他们不屈于外来势力的对抗精神，“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种坚定的历史信念在某种程度上导源于楚文化独立顽强、坚韧不移的心理基质。（这是一个孤独的民族，也是一个想象力、创造力充盈的伟大民族，在它集体无意识的心理原型结构中，保存了孤独情结传递给每一个民族成员，潜在地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审美理想。屈原作为楚民族的成员，必然具有集体无意识的孤独情结。）

从后一个层面来考察，屈原的孤独情结也部分来源于后天



经验,属于个体情境所产生的显意识结果。一方面,存在主体的孤独心理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客观化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包含了社会历史所赋予的主观性内容。从屈原个体存在的生命历程来看,在早期,作为“帝高阳之苗裔”,高贵的血统和显赫的地位使其不甘寂寞,他的孤独情结还潜隐在心理的深层,没有明显的呈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

为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政治上踌躇满志,能够施展才智,君臣关系和谐,内政与外交等事务繁忙。此时的屈原,浓烈的政治兴趣和权力地位所带来的精神愉悦,抑制了孤独情结的出现。因此,早期诗篇中所反映的孤独意象是不充分的,孤独意识在诗人的人格形象上也没有明显的痕迹。如《九歌》,其孤独悲凉的氛围显然要疏淡薄弱一些。太史公所言:“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① 这些显然属于屈原的后期作品。太史公从自身的境遇出发,凭借自我的生命体验,似乎对屈原后期的孤独失意时所创作的诗篇更有审美认同的意向。因上官大夫与屈原争宠,谗言诽谤,“王怒而疏”,“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② 这可能是屈原政治上首次遭受挫折,陷入忧郁失望的境地,从而引发心理深层的孤独意识。在怀王时代,屈原被不公正地流放汉北,这在《九章·抽思》中反映出来。而在顷襄王执政时期,屈原再遭放逐,被贬荒僻遥远的沅湘一带,再未能返回他梦魂萦绕、寄托深切理想的精神故乡——郢都。最终自沉汨罗,由孤独转向死亡。

① ②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史记》的记载同样也勾画出屈原的心路,诗人由于历史情境的限定,逐渐滋生的孤独情结将其引导向生命毁灭的终极。

2. 颜色憔悴,行吟泽畔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削地挫,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①

◇
◇

一、
孤独的行吟者

◇
◇
◇

政治上权力斗争的失败使屈原美政理想只能成为远离现实的虚幻愿望,被贬与放逐又使他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因此,一度被潜隐的孤独情结又悄然浮现,支配了诗人这一时期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并且表现到其艺术文本之中。诗人孤独地漫游在交织浪漫巫风的沅湘,行吟泽畔,展开以神话思维为张力的审美体验,幻想神游天穹与地冥,与草木鸟兽对话,和逝去的先哲交往,去实现在现实界所无法达到的理想。正因为此,屈原的诗作属于孤独情结的艺术产品。一方面,孤独情结迫使诗人借助创作活动得以宣泄被压抑的心理,依赖诗性思维的悟识缓释

^①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孤独所带来的苦闷；另一方面，孤独情结转换为诗歌意象，通过意象的隐喻而寄托主观意义，诗歌表现出的孤独情结寄寓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文化心理结构，上升到审美境界，孤独情结建构为艺术美的文本对象，诱导欣赏者的审美机制去产生高山流水的知音领悟或者视野融合的阐释活动。

从文化学的原初意义而言，楚辞是楚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世代相传的原型所蕴生的艺术果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①。浓缩它作为一个孤独民族的文化特征。人文地理的封闭独立造就了楚民族的孤独意识，而现实历史条件又形成屈原的孤独的文化性格，凝聚孤独情结于这位伟大的楚国诗人的心理载体之上，而这些因素则必然规定诗人的艺术创造包含着孤独的意境和孤独的美。

《离骚》可谓是屈原的孤独情结显现：

初既与余成言兮，
后悔遁而有他。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
伤灵修之数化。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
谣诼谓余以善淫。
固时俗之工巧兮，
偭规矩而改错。
背绳墨以追曲兮，
竞周容以为度。
忸怍郁邑侘傺兮，

◇
◇
◇

一、
孤独的行吟者

◇
◇
◇

① (宋)黄伯思：《离骚序》。